

分析的开端

[美] 司各特·索姆斯 著
张勋耕 仲海霞 译

20世纪分析哲学史

PHILOSOPHICAL ANALYSI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VOLUME 1
THE DAWN OF ANALYSIS

Scott Soames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1 分析的开端

[美]司各特·索姆斯 著
张励耕 仲海霞 译

20世纪分析哲学史

PHILOSOPHICAL ANALYSI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VOLUME 1
THE DAWN OF ANALYSIS

Scott Soames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 世纪分析哲学史. 1, 分析的开端/(美) 司各特·索姆斯(Scott Soames) 著; 仲海霞, 张励耕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9.5

书名原文: Philosophical Analysi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Dawn of Analysis

ISBN 978-7-5080-9602-5

I. ①2… II. ①司… ②仲… ③张… III. ①分析哲学—哲学史—世界—20 世纪 IV. ①B089-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54237 号

Philosophical analysi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volume 1: the dawn of analysis / by scott soames / ISBN:0-691-11573-7

Copyright© 2003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by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s.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3-6858号

20 世纪分析哲学史 (第一卷)

作 者 [美] 司各特·索姆斯
译 者 仲海霞 张励耕
责任编辑 罗 庆
责任印制 顾瑞清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装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9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1000 1/16 开
印 张 29.5
字 数 411 千字
定 价 128.00 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网址: www.hxph.com.cn 电话: (010) 64663331 (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司各特·索姆斯现为南加州大学哲学教授，著有《超越严格性》和《理解真理》，他是《句法论证和英语的结构》的作者之一，以及《命题与态度》的编者之一。

中文版序言

很高兴仲海霞和张励耕翻译了我的这两卷书，希望它们能够助中国的学生和学者更充分地参与到哲学的分析传统中去。这两卷书向读者介绍了分析传统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大约从1900年到1975年。虽然相对于一个已有数千年历史的学科而言，这似乎只是一段短暂的时期，但在此期间出版作品的数量已超过此前所有的时代。

分析传统的出现，部分源自对十九世纪形而上学观念论（metaphysical idealism）的回应，部分源自逻辑的新发展、逻辑与数学的关系以及逻辑在理解和阐释语言意义中的作用。最初，逻辑和语言中的新旨趣集中在对重要概念的分析上，以期找到解决传统哲学问题的新方案。但不久之后，占据主导地位的分析哲学家开始相信，逻辑上的和语言上的新技术需要一种新的哲学观念——在这种新观念中，那些在过去由不可解的、最终说来是误解性的问题所产生的无休止的辩论，将被富有成效的、系统性的哲学探究所取代，这些探究所针对的问题虽然具有挑战性，但完全是可理解的并最终可解决的。然而，人们很快就发现这种宏大的转变不会成功，因为二十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的哲学家用他们精确的分析技术证明，哲学的这种转变将会面临无法修复的缺陷。第一卷讲述的正是上述故事。

第二卷通过如下哲学家或学派来解释分析传统在接下来的四分之一世纪里的演变：首先是后期维特根斯坦和英国的日常语言学派，然后是威拉德·冯·奥曼·蒯因在科学启发下向自然主义的转变，以及这种转变与唐纳德·戴维森的语言理论的融合，最后是索尔·克里普克对必然性和先天性的概念重构，这种重构改变了分析哲学的轨迹。正是这个时候，分析的传统背离了关于哲学的语言观念，并回归到把逻辑和语言作为哲学理论化的有力工具的早期视野中去。尽管关于哲学的语言视野失败了，但我们在理解哲学各个领域的核心问题方面还是

取得了很大进展。第二卷讲述了上述故事，而它的“尾声”部分勾勒了二十世纪结束之际哲学专业化的多元化新纪元。

从今天的视角回顾分析传统，我们将其视为作为整体的西方哲学伟大传统的自然延续，它保留了在科学的概念性基础、数学和所有促进知识的领域的不变的兴趣。只是在如今的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还有更多的东西需要知道。逻辑、语言和科学曾主要被认为是促进知识的工具，现在也是哲学探究的专业化领域的主题。其实，对于每一种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而言，如今都有一种发达的或正在兴起的关于该科学的哲学。通过与那些追求更专业化的规范性和经验性探究的人一同推进事业，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和法哲学（legal philosophy）也获得了新的活力。这就是这两卷书会帮助你们去理解的传统。

这两卷书中译本的翻译和出版对我们所有人而言都很重要。虽然西方哲学在世界各地为人们的生活做出了贡献，但许多人并没有接触到它，或对它知之甚少。我希望这样的状况会改变。生活在西方的我们同样需要来自中国的贡献来帮助改善自己的传统。我们也需要更多对你们哲学传统中伟大作品的翻译和介绍。哲学的工作是永无止境的。哲学帮助我们在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取得进步，而分享各自的知识是前进的最好方法。

司各特·索姆斯
2019年5月22日
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

代译序

这部两卷本的《20 世纪分析哲学史》，既充分展示了分析哲学从二十世纪初到七十年代的发展历史，也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当代分析哲学的优秀入门教科书之一。

这两卷本以二十世纪初至七十年代这个时期出现的重要分析哲学家及流派为脉络，系统地介绍并分析、评价了摩尔、罗素、维特根斯坦、逻辑实证主义、日常语言学派、蒯因、戴维森、克里普克等人物或学派的哲学思想，同时侧重于语言哲学及元伦理学方面的问题。这部著作在语言表述上非常清晰，对各种哲学观点及论证的阐释、分析非常详细，很适合分析哲学的初学者自学。对于这一时期重要的哲学家提出的经典论证，作者都尝试以更清晰、更详细的方式重构那些论证，使得它们易于被读者理解。同时，作者还吸收了后代学者的研究，详细讨论了对那些经典论证的各种质疑、补充、发展等等。这使得读者不仅能知道过去那些重要哲学家说了什么、有什么观点，而且对他们提出的论证，以及对他们的思想的方方面面，有深入的了解，尤其是了解他们的论证中已经被发现的种种缺陷，以及他们的观点及论证的各种潜在的后续发展。这些后续发展与当代分析哲学的一些研究课题相衔接，所以，这两卷本不仅仅是对分析哲学的早期历史的介绍，同时也可以作为当代分析哲学的很好的入门教材，通过认真阅读这两卷本，读者可以得到很好的分析哲学训练，还可以了解当代分析哲学的一些研究课题的来龙去脉。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分析哲学经历了爆发性的发展，学科分支、研究课题、研究人员及发表的研究文献都大规模增长。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的分析哲学基本可以概括为“语言分析的哲学”，它侧重于以语言分析为工具来探讨一些哲学问题，尤其是语言哲学及元伦理学方面的问题。但今天的分析哲学研究状况已经完全不同，语言哲

学之外的大量学科分支在最近四十多年得到蓬勃发展，哲学研究方法也完全无法再用“语言分析”来概括。今天已经无法用一两本入门读物来全面地介绍当代分析哲学，当代分析哲学也已经远远不是所谓的“语言分析的哲学”。要较全面地了解当代分析哲学，读者应该阅读当代分析哲学中各学科分支的入门教科书，比如语言哲学、心灵哲学、知识论、形而上学、行动哲学、一般科学哲学、各分支科学哲学、元伦理学、规范伦理学、政治哲学等学科分支的入门教科书。分析哲学的发展状况已经与其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分支很相似，即已经出现高度专业化的倾向。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的分析哲学发展的研究，在今天一般被看作当代分析哲学的学科分支之一，即“分析哲学史”这一分支。当然，与其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分支相比，分析哲学还是有更强的历史性。因此，了解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的分析哲学的历史发展，对于学习当代分析哲学的多数学科分支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这部两卷本的《20 世纪分析哲学史》正是论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的分析哲学发展史的最好读物。

这两卷本的作者 Scott Soames 是国际知名的语言哲学专家，现任教于美国南加州大学哲学系，此前曾长期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这两卷本出版以后影响很大，得到很多学者的推荐，笔者也曾在自己主持的一个研究生讨论班中专门研读此书。现在这两卷本的中译本问世，两位译者都是专门研究分析哲学的学者，分别于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McMaster University）和北京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译文清晰流畅，相信这个中译本的出版将给国内学习、研究分析哲学的学生、学者带来很大的便利。能够直接阅读英文文献当然是分析哲学研究者必须具备的能力之一，但是对许多初学者及学生来说，这样一个译本对于快速积累分析哲学的基础知识，快速进入研读前沿研究文献阶段的学习，应该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分析哲学传统中的哲学研究具有问题导向、重论证、语言表述高度清晰等特征，与之相对的其他一些哲学研究传统，则可能以阐述个别重要哲学家的思想为主，或以诗化的语言（而非严谨的论证）来表

达哲学顿悟。问题导向意味着，一篇哲学研究论文或一本哲学专著一般是围绕一个具体的哲学问题展开讨论，而不是围绕某个著名哲学家；重论证则意味着，哲学写作主要在于提出新的论证，或提出支持或反驳某个论证的新理由，而不是在于阐释某个著名哲学家究竟说了什么，持有什么观点。问题导向与重视论证这个目标与策略很自然地要求哲学研究作品在语言表述上高度清晰。因为，表述不够清晰的论证让人无法提出新的理由去支持或反驳，因此表述得晦涩或缺乏系统论证的作品将难以发表，或即使发表了也难免被人忽视或忘却。在个别情形中，也会有一些很晦涩的或缺乏系统论证的作品被一些研究者认为包含了深刻的思想。但即使在这些情形中，研究者们一般也是侧重于受原作品的启发来重构清晰、严谨、系统的论证，以及针对这些重构出的论证来进一步提出新的支持或反驳的理由。至于原作品究竟是什么意思这一点，一般不被研究者们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除非你的目的就是做历史研究，而不是研究哲学问题。

分析哲学的这些特征意味着，学习分析哲学主要在于学习针对各种观点提出的各种论证，包括针对一些经典的论证进一步提出的支持或反驳的理由，也包括学习如何分析论证，如何去支持或反驳一个论证等等。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学习分析哲学不能仅仅是记住几个著名哲学家的观点，重点也不在于尽力去理解某些较晦涩的哲学经典作品究竟是什么意思。因此，对于初学者来说，最好的学习方式是从学习分析哲学各个分支的教科书开始，而不是从阅读过去重要哲学家的经典原作开始。教科书一般既概括、重构了过去重要哲学家的经典原作中提出的对哲学观点的论证，同时又总结综述了近几十年来哲学研究者们提出的新的观点和论证，或对经典论证的种种补充或质疑。阅读教科书对于初学者来说是高效的学习方式。一些表述得较清晰的经典原作可以作为教科书的补充读物来阅读。至于那些晦涩难懂且对其解释争议较大的经典原作，除专业哲学史研究者外，一般研究者则不一定需要去钻研。这种学习分析哲学的方法是目前国际上通行的学习方法，国际上大多数分析传统的哲学系都是以这种方式设置他们的

本科及研究生哲学课程体系。这也使得分析哲学教育更接近于哲学以外的其他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分支的学科教育。这些科学分支都已经以教科书的方式总结了过去的研究成果，因此学生不必再从原始文献中去学习过去的成果，尤其不必靠钻研晦涩的经典原作来掌握一个学科分支。

分析哲学教科书一般都以哲学研究课题为中心组织内容。一本教科书一般会介绍一个分析哲学分支（如语言哲学、心灵哲学）中的几个研究课题，围绕每个课题展示几种观点及论证，既包括以前的著名哲学家提出的经典观点与论证，也包括最近几十年学者们新提出的观点与论证，以及对各种经典论证的补充或质疑。这部《20 世纪分析哲学史》的作者 Scott Soames 也写过一本语言哲学教科书^①，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在阅读本书的同时阅读那本教科书。这些教科书符合分析哲学研究的问题导向特征，能够使得学生迅速地熟悉一个分析哲学分支中一个世纪以来积累起来的主要观点和论证。国内近年来陆续翻译引进了一些这种分析哲学教科书，使得国内的分析哲学学生也能高效地学习并熟悉当代分析哲学的各种研究课题。

这部《20 世纪分析哲学史》属于对早期分析哲学的历史的介绍，所以它不是以研究课题为中心组织内容，而是以人物或学派为中心。但是，这本分析哲学史并不同于国内读者可能比较熟悉的那些西方哲学史教科书。这本分析哲学史不仅仅是讲述历史上那些重要哲学家有什么观点，它用了更多的篇幅来清晰地重构那些重要哲学家提出的论证，并详细讨论对那些论证的种种质疑。在这方面，这部分分析哲学史与其他分析哲学教科书是一样的。

不了解分析哲学的研究风格的读者可能会感到疑惑，为什么一本哲学史教科书要用大量的文字去质疑那些著名的哲学家，让人觉得那些著名哲学家的思想似乎一无是处。这正是笔者的一些学生读了这本书的一些章节后得到的印象。但这也正是分析哲学研究的常态。过去的著名哲学家的出色之处在于他们认识到了一些他们的前人及同时代

^① S. Soames: *Philosophy of Languag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人不曾认识到的东西，而不在于他们的思想无懈可击。后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自然应该比前人看得更清楚一些。分析哲学强调哲学知识的纠正、积累。哲学不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当然需要澄清的是，积累常常不在于某种哲学观点、立场被普遍认可接受，不再被质疑，而在于一个哲学论证中的缺陷被更清楚地发现，或者一些新的支持或反对一种哲学立场的理由被发现。这些发现就经常是被普遍认可接受，不再被放弃的。哲学探索的积累正在于这些发现——虽然由于哲学问题的复杂性，这些新的发现一般并不能够决定性地确立或驳倒一种哲学立场。学习分析哲学，包括学习分析哲学史，很大一部分就在于了解这些对经典论证中的缺陷的发现，以及了解支持或反对一种哲学立场的新理由、新论证。这本书正是突出地展示了二十世纪分析哲学史上那些著名的哲学家及哲学流派所提出的论证中所包含的缺陷，详细地介绍了对它们的各种质疑。这些正是学习分析哲学史的学生所应关注的重点。换句话说，学习分析哲学史，重点不在于记住那些著名的哲学家说了什么，而在于认识到他们所说的错误或不足之处是在哪里。这本分析哲学史将很有助于读者认识到这些。

这本书因此包含了大量作者自己提出的分析、判断。对这些分析、判断，读者自然也应该带着质疑的态度去研读。有一点值得在这里特别指出，那就是，这本书的作者 Scott Soames 受克里普克的语言哲学思想的影响非常大，对克里普克特别推崇（虽然他也并不完全接受克里普克的所有观点）。克里普克的影响常常在作者对一些早期分析哲学家的分析、评论中显现出来。如果读者对克里普克的语言哲学思想已经有所了解，这里建议你在阅读本书时可以常常回忆一下克里普克，因为作者时时隐含地将一些早期分析哲学家的思想与克里普克的观点做比较。这可能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作者的一些分析判断。另一方面，一些其他学者可能并不像 Scott Soames 那么推崇克里普克的语言哲学思想，他们对克里普克的观点可能持有更多的保留态度，因此他们对这本书的一些分析、判断可能也会持一定的保留态度。另外，需要澄清一下，作者并没有预设读者已经了解当代语言哲学及克里普克的语言

哲学思想。即使你没有专门学习过当代语言哲学或克里普克，应该也可以很好地理解这本分析哲学史。

另外，这本书完全没有专门讨论分析哲学的鼻祖弗雷格。弗雷格当然属于十九世纪而不是二十世纪，但一本讲述分析哲学早期历史的书没有一章专门讲述弗雷格，而是严格地以世纪之交为界限，将弗雷格排除在外，这还是有点奇怪。要完整了解分析哲学的早期历史，读者可能需要另外补充阅读一些对弗雷格的介绍，好在已经有很多专门介绍弗雷格的论著。

叶 峰

2018.2.28

于北京朝阳区望京花园

此卷献给我的儿子

格雷格

致 谢

这部两卷本的史书，产生自在普林斯顿大学所开的两门讲座课程，导向第一卷的课程持续了很多年，催生了第二卷的则是在1998、2000和2002年。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某个燥热夏季的傍晚，在穿行布鲁克林大桥的散步途中，我曾经的学生、现在的好友兼同事乔纳森·沃格尔（Jonathan Vogel）第一次向我提出了关于这两卷书设想的建议。这两卷书起源于上述课程，这既反映在所选取的主题上，也反映在这些讨论所处的水平上。尽管这部作品的起源导致了对一些哲学上重要的技术性材料的忽略——例如，得自弗雷格、塔尔斯基和克里普克的材料（我希望在以后的著作中把这些内容囊括进来）——但它还是造就了一部更易于被广泛接受的成品。这两卷中所有的材料，都已经被呈现给参与进阶课程的本科生和低年级研究生——我情愿认为，上述这种事实已经起到了如下作用：强调了广泛的、可理解的主题，而与此同时只在最小的限度上涉及无关紧要的细节。

我对阅读并评论了第一卷手稿的四位表示感谢——我在普林斯顿的同事马克·格林伯格（Mark Greenberg），我长期以来的好友兼哲学上的知己阿里·卡兹米（Ali Kazmi），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所约的审稿人约翰·霍桑（John Hawthorne），以及我的学生杰夫·斯皮克斯（Jeff Speaks）。这四位都仔细阅读了手稿，并向我提出了详尽而有益的校勘意见。除了同我讨论重要的哲学问题之外，杰夫还在帮助我完成手稿和给出重要的文体上的建议方面——比如每章开头处的概要——起了很大作用。最后，我想感谢自己在出版社的编辑伊恩·马尔考姆（Ian Malcolm），他是本书的责任编辑。最后的最后，对玛莎·邓克尔（Martha Dencker）来说，什么样的感谢都不算过分，因为在我写作这两卷书的全部时间里，她自始至终都给予我无私和不懈的支持，而且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如此的幸福。

两卷书的导论

本书呈现了一种导引性的概览，这种概览涉及大致从 1900 年到 1975 年间哲学中的分析传统。除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特例之外，这个传统中的主要作品都由英国和美国的哲学家完成；即使那些并不是用英文写就的作品，通常也很快被译为英文，并主要在英语世界的哲学家中产生影响。幸运的是，这个时期所做的哲学，仍然可以以一种很亲近的方式被讲给我们听，而且无需太多的解释即可被理解。但是，这在时间上距离我们已经足够遥远，因而可以称为历史。回顾一下，我们现在处于这样的位置：将成功与失败相分离，分辨实质性的洞见，以及确定最终究竟什么会是迷途或死路。本书的目的即是进行上述工作。这不仅会涉及解释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分析哲学家的想法以及他们为什么这样想，还会涉及与他们进行争论，评价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并表明他们是如何不尽如人意的。如果哲学史可以帮助我们扩展前辈们来之不易的成就，那么我们必须准备好汲取他们的教训，正如学习他们的成就一样。

在我看来，这段时期内的分析传统所造就的两项最重要的成就是 (i) 认识到哲学思辨必须扎根于前哲学的思想，(ii) 在理解如下这些基本的方法论概念并将它们彼此区分开的方面，取得了成功：逻辑后承、逻辑真理、必然真理和先天真理。就前一项成就而言，一条在该时代最好的分析哲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便是：人们认识到，无论一个哲学理论抽象地而言有多么吸引人，与产生自常识、科学和其他研究领域——该理论有涉及这些领域的推论——的大部分日常的、前哲学的信条相比，它都不会得到更多可靠的支持。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的哲学理论都面临上述这些信条的检验和约束，没有一种切实可行的理论可以大规模地推翻它们。当然，不只是分析哲学家们认识到了这一点；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他们也并不总是可以抗拒创立一种不受约

束的、有时非常反直觉的理论的诱惑。不过，这种传统已经拥有了一种修正上述偏差并回归可靠基础的方法。就（ii）而言，与在区分逻辑后承、逻辑真理、必然真理和先天真理，以及理解其中每一项的独特特征方面所取得的成功相比，二十世纪没有任何一项哲学进步比之更重要、影响更深远且注定会更持久。导致了这种成功的斗争道路是漫长而崎岖的，其中有很多弯路。但是，当我们站在一种他们帮助我们达到的立场上来回顾二十世纪诸位伟大的前辈时，便会发现，上述斗争的最终结果，以一种现在才显得明显的方式改变了哲学的图景。

衡量这些成就重要性的一种方法是，它们在分析传统里、在哲学的各个领域内所产生的回响。与之相伴的，还有在更多专门的哲学领域内的重要进步——其中最显著的是逻辑哲学、语言哲学、心灵哲学、科学哲学和知识论。诚然，将哲学这个学科组织成上述这些相独立和专业化的领域，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分析传统的产物。在这种组织下，有专业化兴趣的哲学家和相关领域内的理论家之间的互动开始增加。这种互动反过来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理智上的进步。最显著的进步之一，涉及如下一种成长和发展：符号逻辑成为一门很大程度上自主的学科，它在哲学上有重要的运用，对哲学也极为关切。另一项进步，涉及现代语言学和关于自然语言的科学研究的出现，语言哲学和逻辑哲学中的进步已经对这些研究做出重大贡献，并且还将继续做出贡献。

尽管分析哲学家与二十世纪重要的科学和数学进步联姻，但哲学中的分析传统却时常被该领域之外的人——尤其是传统的人文主义者和文人墨客们——误解。一项由来已久的误解是，将分析哲学当作一个高度一致的学派，或是接近哲学的方法，且有一套结构严密的原则来定义它。如同这两卷书的读者将会看到的那样，在自身历史的各个时期内，分析哲学包含着自身的体系和运动，这些体系和运动的确声称拥有关于一般的哲学、哲学方法论或分析性本质的最终真理；或者拥有关于此学科内的广阔领域的最终真理。但是，这些体系或运动都没有形成任何长久共识的基础。任何分析哲学家所面临的最苛刻和最

有效的反对者，总是其他的分析哲学家。有时，最苛刻的批评是自我批评。逻辑实证主义这项运动，就被广泛地认为是被自己的支持者驳倒的。如第一卷记载的那样，逻辑实证主义者清楚阐述了他们的基本设想，并用如下方式对之进行了形式化的表述：这种方式足够清楚和准确，以允许人们来检测这种设想，然后建立反驳论证以最终驳倒该设想。但不幸的是，这些构成了真正进步的事情，在哲学史上太少了。出于这种原因，逻辑实证主义的兴衰，被今天的很多哲学家看作分析传统中的引以为傲的篇章。

如果分析哲学不是一组被哲学家们广泛坚持的一致原则，那么它是什么？简单的回答是，它是一种特定的历史传统，在其中，G. E. 摩尔、伯特兰·罗素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早期著作作为后来的哲学家确立了议程，这三人的著作形成了那些追随他们的哲学家的起点。^①今天分析哲学的作品产生自先前的作品，反过来，这些先前的作品又常常可以到二十世纪早期的分析哲学家那里追溯自己的根基。分析哲学是这样一种对影响的追踪。

尽管在分析哲学的历史中没有固定的原则贯穿其中，但还是存在某些足以刻画其特征的基本的主题或倾向。其中最重要的主题或倾向，涉及做哲学的方式。这是一种对清晰、严格和系统论证的理念的含蓄承诺——尽管这是令人犹豫和有瑕疵的。这种承诺通过 G. E. 摩尔极具影响力的著作——写于哲学中分析运动的开端时期的《伦理学原理》——的第一段而得以阐明。

据我看来，在伦理学中，如同在其他所有哲学研究中一样，充斥在其历史中的困难和分歧主要应归于一一条非常简单的原因，即在没有首先准确地发现你渴望回答的问题究竟是什么的情况下，便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即使哲学家们在开始着手回答他们所问的问题

① 尽管德国数学家兼哲学家戈特洛布·弗雷格可以被加入这份名单，但总体来说，与其他人相比，他所关心的东西更为专业化和技术化，这一点多年来也限制了他的影响。